

长篇历史传奇小说

曾刚

著

大码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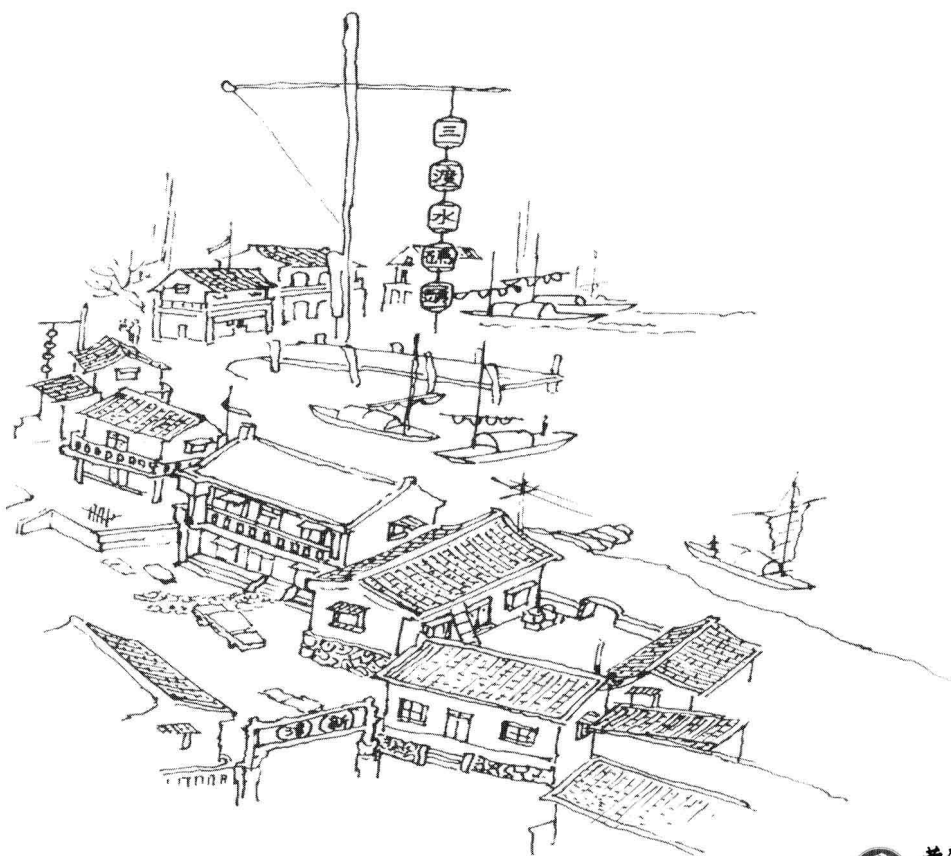


黄河出版传媒集团
阳光出版社

长篇历史传奇小说

大码头

曾刚 著



黄河出版传媒集团
阳光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大码头 / 曾刚著. — 银川: 阳光出版社, 2012.5

ISBN 978-7-5525-0117-9

I. ①大… II. ①曾…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083295 号

大码头

曾刚 著

责任编辑 戎爱军 毕彦华

封面设计 Kingboy

责任印制 郭迅生

黄河出版传媒集团 出版发行
阳光出版社

地 址 银川市北京东路 139 号出版大厦(750001)

网 址 <http://www.yrpubm.com>

网上书店 <http://www.hh-book.com>

电子信箱 yangguang@yrpubm.com

邮购电话 0951-5044614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刷装订 宁夏精捷彩色印务有限公司

印刷委托书号 (宁)0009475

开 本 720mm × 980mm 1/16

印 张 20.5

字 数 250 千

版 次 2012 年 5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2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525-0117-9/I·231

定 价 29.8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序 言

新津，是一座具有丰厚历史底蕴和独特魅力的小城。城市依山傍水，沿河而建，水运业发达，成为岷江中游重要的水陆交通枢纽，又兼地处成都南路交通要口，在农耕时代，其战略和经济地位都非常显要。

一百年前，辛亥革命的火种燃及四川，十万同志军与清兵血战新津三渡水，终因内部离乱，军心瓦解，革命失败。此役虽远在西川，意义却非凡，那是武昌首义的先声！百年前风起云涌的战事已化作烟尘，但那闪烁在故纸堆里的人物与事迹却越发熠熠生光。青年作家曾刚深入田野，解读史料，以精湛的构思和想象将隐藏在历史帷幕下的细节和人物一一呼唤出来，精耕成这部可歌可泣的长篇历史传奇小说《大码头》。

小说以四川清末历史文化为背景，以袍哥社会之恩怨情仇为情节，描写刻画了西川一隅——新津大码头曾经的辉煌与悲壮，再现了一个小世界在水运年代的繁华与寥落。小说主线在轰轰烈烈的四川保路运动中展开，主人公哥老会首领侯宝斋临危受命，聚集十万同志军血战清军，其事突然，其情危急，战斗过程悲壮决绝，令人慨叹。小说副

线则叙述了四川袍哥社会的生活，其中的爱恨情仇、忠肝义胆，乃至鬼域伎俩，皆以波澜诡谲的方式展开。

巴尔扎克说过，小说是一个民族的秘史。这部小说正是通向清末四川那个袍哥世界的一个最佳通道。在光怪陆离的袍哥世界中，究竟尘封了多少鲜为人知的秘密，小说对此作出了开创性的探索和发掘。小说尊重史料，用真实的历史事件做框架，其中虚构的人物与情节紧扣史实，写出了故事的历史性、传奇性、趣味性和复杂性。中间穿插了大量四川民俗以及新津本土传闻旧事，令小说具备了较高的文化内涵和文化品位。此外，作品对新津的山川风貌作了诗意的描绘，在青山绿水间，人们生活的艰难与奋争更显背离，也使作品有了更深刻的戏剧冲突和思想气质。

古今多少事，渔唱起三更。如今，曾经响彻川江的船工号子已经成为了非物质文化遗产。码头上的战火烽烟和无情杀戮早在时代的疾风劲雨中，被涤荡得踪迹皆无。一座时尚气息浓郁的现代化城市——新津正在昂首前行。

新津县委宣传部
新津县文学艺术界联合会

目 录

第一章	001
袍哥与码头	
第二章	033
跑滩匠到团总	
第三章	065
神秘的李小姐	
第四章	107
总舵把子	
第五章	148
山雨欲来	
第六章	182
南路同志军	
第七章	214
血战三渡水	
第八章	253
古松庵	
第九章	281
侯大娘三闹公堂	
第十章	314
往事如烟	
后 记	322

第一章 袍哥与码头

—

夏日，江水暴涨，宽大的河面上浊浪滚滚，横无际涯。

侯宝斋永远也忘不了第一次看见胡子刀客的眼睛，那两束凌厉的光让他打了个寒战，一股凉气从心底泛起来直冲脑门。他在江湖上混了多年，这种感觉还从来不曾有过。

大清光绪四年（1878年），胡子刀客来到新津。这天，汹涌的河水让码头上的运输中断了，斗大的漩涡卷着枯枝烂叶在水中翻腾。侯宝斋带了几个兄弟站在渡口，遥望远方，但见江水挟奔雷之势流泻，飞鸟贴着水面奋力翻飞。洪水像一头狂暴的野兽，卷起浪头冲击岸边的树木、芦苇、房屋，轰轰的水流声弥散在渡口。

侯宝斋面色黧黑，个子不高，但是敦敦实实，肌肉虬结，浑身上下蕴藏着用不完的力量。他身穿一件白布短褂，赤脚蹬了一双千层底布鞋，显得敏捷干练，他面对惊涛骇浪，坚毅的眼睛盯着远方，耐心等待南河上游邛州城的几位客人。

来人为首的是一位胡子刀客，远近闻名。尽管侯宝斋与之素未谋面，但听说胡子刀客本人就姓胡，一生玩刀，出手极快。又听说他为人凶狠，睚眦必报，令大河两岸的人十分头疼。此人早年在关中地区就闯下了不小

的名头，还参加过反抗朝廷的战斗，与本地码头上的弟兄们相比，算是见过大阵仗的了。

前几日，侯宝斋收到了一封信，只有几个字“七月十五日，死约会”。落款“邛州胡子”。字迹用朱砂写成，张牙舞爪，仿佛滴着鲜血。侯宝斋知道前几天的事情捅大了，虽然自己码头上的兄弟做得有些过分，但怎么也没有想到会引来这个煞神。

侯宝斋平常在码头上吃铁吐火，不信邪，邪就来了。

水天相接处，一艘快船从激流中顺流如飞而下。胡子刀客头上包裹着白布，眼角到脸颊上有一条深深的刀疤，浓墨般的胡子微微上扬，神色剽悍凶狠，眼睛钉子一般看着渐行渐近的新津码头。他身后跟着几个大汉，个个虎背熊腰，一身玄色衣裤，腰间扎了一根三寸多宽的练功带，铁板似的胸膛裸露在外面，浩荡的江风中泛出腾腾杀气。船把势在船艄牢牢把舵，稳稳停在大水南门码头的城墙根下。

侯宝斋将脑后的发辫甩到右肩前面，两手捧着辫梢，抱拳作揖，两根大拇指竖立。这是四川袍哥迎接贵客的大礼，双手捧辫，表示不忘清廷强迫蓄辫之耻，竖立大拇指意谓在任何地方都绝不倒旗。

“朋友光临，敝码头不胜荣幸。”侯宝斋很客气。

邛州胡子一点面子都没有给，大步踏上石阶，眼睛冷冷盯着侯宝斋。两人眼光一碰，似乎迸溅出一星火花。他的眼光中有一股怨气，令侯宝斋心跳不已。邛城胡子只说了两个字“带路”，就大步向新津城里走去了。

所谓城，就是一个庞大的码头。五条大河在新津境内呈扇面铺开，流向城东汇成一条更大的河，大河承载了人们富足的梦想，直奔岷江。新津主城不大，却是面山临水，地势开阔，有大街小巷十三条，主街为东门至西门之正街。自古以来，经过新津，东往吴楚，南去云贵，西达炉藏，由于这里是交通要冲，商客络绎不绝，是许多农产品和木材等大宗物资的著名集散地。由于发达的水运业，新津也成为南北贸易的中转站、西南丝绸之路的第一站，大量物资从此地集散，达崇州，至大邑，进蒲江……正是

有了千年以来的商旅贸易和人文交流，新津从一个码头发展成为了繁华的城市。

本县档次最高的豫章茶社坐落在城中心，今天不接待任何茶客。豫章茶社得名于王勃《滕王阁序》中“豫章故郡，洪都新府”，豫章即江西南昌，由于新津城云集了全国各地的商客，这座茶社最初为江西人的落脚处，后来就成为了本县富绅们钟爱的高档场所了。

店堂内最醒目的地方摆了关公关二爷的神像，三炷信香把茶社熏得烟雾缭绕。二十多位本城的士绅和哥老会兄弟早等得不耐烦了，踱着脚走来走去，盖碗茶冲了一遍又一遍，直喝得清汤寡水。

邛州胡子大步踏了进来，整条街都快闹翻了。看热闹的人不敢踏进门，却里三层外三层拥堵在茶社门口，把街道挤得水泄不通。邛州胡子先给关二爷上了香，恭敬地拜了拜。然后回转身来，顺手扯过一把太师椅，大马金刀坐在了众人面前。侯宝斋静静地看着这一切，把拳头捏得紧紧的。

“侯哥子，拿话来说！”邛州胡子的眼光也像他的刀锋，把侯宝斋从上到下刷了几遍。他的右手插在裤腰上，腰间胀胀鼓鼓。大家知道，他身上藏的是一柄精钢打制的快刀，长短两尺左右，削铁如泥，这把刀只要一出手，必然见血。

茶社里面的空气快要冻结了，刚才闹喳喳的几位士绅没有一个开口的。

“袍哥人家，做得受的，不拿来挨刀，拿来挨毆啊！”邛州胡子身后的一位大汉突然冒出一句话。

“既然大家都来了，什么事都抬不过一个理字。我把那天的事情给大伙儿讲一讲，该咋办就咋办。”一位戴眼镜的师爷模样的人走了出来，他说话有板有眼、抑扬顿挫，讲评书一般把那天晚上的事情经过说了一遍。茶社内外听得清清楚楚，听客们都感到过瘾。

那是六月的一个夜深，码头好像睡熟了，四周只听得见大河里滔滔的水声。江声浩荡，波浪滚滚，将水里惨淡的月亮击打成一片昏黄的光。江

风呼啸，刮进了岸边一间灯火通明的小屋。屋里烟雾缭绕，邳州城的药材商刘掌柜与小兄弟王吉山贩药归来，被大水阻隔在新津城。

俗话说：走遍天下路，难过新津渡。过了新津渡，耽误十里路。夏秋两季，南来北往的客商经过新津渡都得摇头叹息。城东两里外的西河、羊马河、金马河紧邻，是闻名天下的“大江三渡”，三渡水自北而南流经新津，汇入岷江正流。江水泛涨之时，三渡水并归一渡，宽约三华里，江水滔滔，渡河惊险异常。

过不了河，刘掌柜与王吉山正好在新津玩上一两天。

侯宝斋是三渡水码头上的一个小管事，这一天正好外出，他手下的兄弟陈若愚、何耀先、黄老五等人刘掌柜有过一面之缘。大家的赌瘾都大，聚到一起手就痒了起来。

弟兄五个推牌九，熬了大半夜，赌出了一阵又一阵的高潮，与大河的波浪遥相呼应。五个人被烈酒和叶子烟熏得眨巴着眼，吆五喝六，精神异常亢奋，但是他们的体力已经有些撑不住了，身子摇摇晃晃，就像是颠簸在风浪中的小船。

邳州的公子哥儿王吉山当保官，坐庄。他虽然只有十六七岁，但是出身大户人家，自小跟着当地舵爷走南闯北，见的世面多，为人精明圆滑，腰里的银子也特别充足。这晚上，王吉山的手气好得出奇，要天牌是天牌、要地牌是地牌，红点子多、黑点子少。其他四个人输得直叫“邪门”。特别是黄老五已经输了二十多两银子，而且向何耀先借了不少，他的眼睛里充满了血丝，脸色蜡黄，就像墙上挂的叶子烟。

清油灯光昏昏黑黑，如同鬼火，五个打牌的人更像是城隍庙里的鬼。

也是合该王吉山倒霉，这小子得意起来就忘了形。“又是一个六点”，王吉山用力把一张骨牌拍在桌子上，不料有一个红色小丸子从骨牌上滚了下来。

几个人的眼睛齐刷刷盯住牌桌，随着红色小丸子滚动。

原来是这个玩意儿！黄老五用手指头触了触小丸子，不由得跳了起来，一巴掌拍在桌上，又回手抓住王吉山的领口，大叫道：“日怪，老子说，

今天打牌就霉得这么邪门。”

原来红色的小丸子是用朱砂制成，抹有鱼鳔等黏性东西。王吉山亮牌时，用极快的手法将小丸子按在骨牌的黑点子上，黑点子就变成了红点子，小牌也就变成了大牌，亮完牌之后又很快将之抹去，在黯淡的灯光下重新洗牌，怪不得每一手都是好牌。当然，王吉山也不是每把牌都耍诈，他根据桌面上几个人压钱的多少，钱多他赢，偶尔也让别人赢点小钱。加上夜晚的灯光昏暗、他作弊的手法纯熟，这一招，还真把几个人稳稳地吃了。

黄老五与何耀先不认黄了。何耀先将王吉山头上的辫子抓住，“你小子吃了豹子胆，竟敢黑到我们码头上来。我看你是茅厕里头点灯——照屎（找死）。”

王吉山被两个大男子汉揪住，没有丝毫还手的余地，他连人带椅子腾空而起，小鸡一般让人提在了半空。

“有话好说”还没有出口，王吉山已经劈面挨了一拳。黄老五的一张黄脸“刷”地变青了，眼睛鼓得几乎凸出来，“你娃还会搞鬼，今天不叫你脱层皮，老子不是人养的。”王吉山跌倒在地上，直向刘掌柜身后躲。

刘掌柜根本不知道王吉山作弊，也感到理亏，加上他为人忠厚，只是一个劲儿劝架：“小娃娃不懂事，赢的钱全部退出来就是了。”刘掌柜又是打拱又是作揖。

黄老五得理不饶人，浑身都是劲，一边挥舞着拳头，一边骂得口沫四溅：“他小娃娃不懂事，你几十岁了还是不懂事，依老子看，今天的这场戏，就是你叫他演的。”说罢，拳头又向刘掌柜招呼过去。

“今天硬是蒜薹炒豌豆——光棍遇到滚龙了。”陈若愚一边用脚踢，一边大声叫嚷。他是红锅馆子小伙计出生，随时随地都在说吃，打架也不例外。

码头上已经睡熟了的兄弟们听见打架的声音，都来了劲，又有好几个人从门外冲了进来，一顿饱揍，刘掌柜和王吉山顿时鼻青脸肿了。王吉山钻到了桌子底下，大多数拳头都让刘掌柜受了，而且还被打折了一条胳膊。黄老五最后把王吉山和刘掌柜卖药材的钱连本带利全收了。还把两个人的小辫子打了个死结，像死狗一样扔在堆栈的仓库里面，关了整整一天才放人。

王吉山被打得哭爹喊妈，他在仓库里面大叫道：“哥子们，不看僧面看佛面，我们的舵把子是邛州胡子。”

“邛州胡子，叫他来，老子一样要他两根手指头！”黄老五正在兴头上，打得过瘾，嘴巴更是没有遮拦。

这晚上，黄老五觉得自己才是最大的赢家。

戴眼镜的师爷把事情的经过讲完，豫章茶社内外的听客直呼“过瘾”。几位上年纪的士绅不住摇头，侯宝斋的脸上一阵红一阵黑，十分挂不住。

“我的刀从来不想轻易出手，侯哥子，你看咋办。”胡子刀客没有丝毫表情，说出来的话就像他的刀刃，冒出一阵阵冷气。

陈若愚、何耀先和黄老五不知道从哪里钻了出来。黄老五把胸口拍得扑扑响，“事情是我做的，今天，老子就伸起颈项还你一刀。”

“一刀，那倒不必，我只为我的兄弟讨个公道。不多，两根指头！”胡子刀客咄咄逼人。

茶社里面的人有很多想看侯宝斋的笑话，他年纪轻轻就在三渡水码头嗨出了一点小名气，好处占了不少，一直引得许多人眼馋。在码头上，比侯宝斋资历深的人还有很多，这些人更是巴不得他倒霉。这种赌场上打打闹闹的事情平时也多得很，可是今天惹到歪人了，侯宝斋注定要栽一个大跟斗，以后他也别想在码头上混了。

在场的人有些是与侯宝斋贴得紧的，却都知道胡子刀客的厉害，不敢轻易出头。他的刀快如闪电，曾经把一大块豆腐抛到空中，只见闪闪刀光过后，豆腐被削成了薄片，叠起来就像一本书。还有人亲眼见过他与人火拼，一击致命，对手只感到脖子一凉，鲜血决堤般涌出，胡子刀客已经收刀入鞘了。另外，他寻仇的功夫更是让人心惊胆寒，鬼影一般跟仇家耗上，至死方休。据说他在关中杀过一个当地舵爷，他装成乞丐坐在舵爷的大宅院门口，冰天雪地里卧了三天三夜，眼睛都没有眨过一下。舵爷出现的时候，雪堆里面闪出一个人、一把刀，致命的一刀。舵爷身后的家丁护院连反应都没有，胡子刀客已经穿墙越房，跑得无影无踪了。那次击杀之后，

关中江湖一片混乱，胡子刀客也遭到黑白两道的追杀。他只身逃到邛州，凭手中这把刀又拼出了今天的地位，俨然是邛州城数十个码头中势力最大的舵爷了。

侯宝斋不过是三渡水码头上的一位小管事，二十几岁，在胡子刀客面前，仅仅算个小混混，今天裁定了。

侯宝斋虽然有点心虚，但兄弟的事就是自己的事，就算脱一层皮，也要硬撑下去。他把衣服脱掉，袒露上身，露出了一身虬结的黑肉。他把牙齿咬的蹦蹦作响，对着关二爷的神像磕了几个响头。说出来的话，就像在砧板上打铁，铿铿锵锵。

“那天的事，是我的兄弟干的，都算在老子头上。”

一时间，豫章茶社里面喧闹起来了，众人开始吵吵嚷嚷，说什么的都有，侯宝斋听见了不少窃窃私语的声音：

“这叫做自作自受，自作孽，不可活。”

“侯娃儿也可怜，跟了一个软蛋大爷。”

“三渡水码头掌舵的是‘新西公’口的龙大爷，出了事，他妈的面都不露，叫兄弟自己去乘火。”

“唉，又不是你们码头的事，管那么多捞毯。”

……

侯宝斋一咬牙，大声对着身后的黄老五等人吼道：“都爬回去，码头上还轮不到你们叫嚷。”他连推带搡把人轰走了。只见他瞪着胡子刀客，“不就是两根手指头，老子给你，拿菜刀来。”

“好，有种。”一位体面的耆绅向身旁的小厮歪了歪嘴，立刻有人递过来一把准备打架用的菜刀。小厮偷偷看了看胡子刀客，只见他神情肃然，坐得像一尊雕像，眼角都没有动一下。侯宝斋把左手的食指和中指放在桌沿上，右手高举菜刀，狠命砍下。豫章茶社内外的空气完全凝滞了，男人咬紧牙，脸歪在一边，女人发出了惊慌失措的尖叫。

电光火石之间，胡子刀客拔刀了。

“噹啷”一声撕心裂帛的巨响之后，侯宝斋的菜刀飞上了半空，直端端

插在房梁上，刀柄不住颤动。

“够了！小兄弟敢作敢当，为朋友把命都豁得出去，就冲着你这份豪气，这件事就算了账。”胡子刀客仍然没有几句话，他拔刀的时候从太师椅上站了起来，看了看茶社内外还在发愣的人们，露出了难得一见的笑容：“小兄弟有种，就像我年轻的时候，在码头上好好干，有事捎个信。”他把手一挥，几个邛州的大汉跟在身后，大踏步走了。

这些年来，胡子刀客在川西坝子各州县都算得上响当当的人物，为人豪爽耿直，雄霸一方。他在关中闯荡多年，始终觉得四川人缺少了北方汉子的豪勇之气，而今天侯宝斋的表现令他感到欣慰，仿佛看见了远逝的燕赵之风，为兄弟两肋插刀，他已经多年没有感受到这种劲仗了。当侯宝斋挺身而出的时候，他虽然不动声色，却在心里暗暗点了点头。当侯宝斋把菜刀高高举起的一瞬间，胡子刀客完全看出了这个年轻小伙子的侠肝义胆，况且“天下袍哥是一家”，不打不相识嘛，他不再想寻什么仇，为难一个小兄弟了，反而还有心帮扶帮扶他。如果当时侯宝斋表现得拖泥带水，胡子刀客可就另当别论了。

侯宝斋呆了半晌，仿佛从噩梦中醒过来，一把抹去脸上的汗水，欣喜若狂。

这块码头，老子今天算是嗨开了。

二

晚上，三渡水码头像过节一样。弟兄们欢天喜地，都来找侯宝斋喝酒，说他逢凶化吉，必有后福，更重要的是结交到一个大舵把子朋友。

侯宝斋挺直了胸口接受大家的祝福，他说：“兄弟我既然入了哥老会，最重要的就是义字当头。当年拜盟时说过的话，杀了我也不敢忘。”他转头对醉醺醺的黄老五叫道：“老五，码头上的兄弟们要生死与共，不管遇到什么事情都不能拉稀，当年开山立堂说过什么，还记得不？”

说到了开山立堂，黄老五从椅子上站起来，狠狠打了两个酒饱嗝，突然脸色变得郑重起来，只听见他大声说道：“开山立堂的时候，与侯兄一

起说过，上兄下弟，有福同享，有难同当。”

袍哥开山立堂是一种隆重的仪式，当年加入哥老会的情景，侯宝斋是一辈子铭刻在心上的。那一天是同治十三年阴历六月二十四日、关圣帝君的生辰。新津哥老会组织“新西公”选择在人迹罕至的九莲山麓中开香堂，正式吸纳侯宝斋、陈若愚、何耀先、黄老五等人入会。

那晚疏星月朗，山风萧索。忠义堂正中置龙头宝座，两旁分设虎豹皮交椅，“新西公”舵把子大爷、圣贤二爷、桓侯三爷，以及各排管事依次入座。

侯宝斋等人跪在堂下，看见龙头宝座后面悬挂着关公关二爷的大幅挂像，挂像前有一张长条桌，摆放了野草一束、白水一樽。点燃了三把半信香，堂前烟雾缭绕，头一把香效法春秋时期的羊角哀与左伯桃结为生死之交；二把香效法刘关张桃园结义；三把香效法梁山好汉一百单八将；最后半把香是瓦岗寨结义的三十六友，但三十六人没能最终走到一起，只算半把。

堂下新入会的兄弟们一字排开，齐刷刷跪下。三声炮响过后，只见掌舵的龙大爷在众多弟兄的簇拥下登上宝座。他身高体壮，威风凛凛，居中坐下。随后，白须飘飘的老香长出班上香，颤颤巍巍唱起了《上香令》。他是“新西公”的开山立堂人，老香长当舵把子的时候，龙大爷还穿开裆裤呢。《上香令》之后是一大堆《迎圣令》、《香水令》、《咒堂令》、《巡查令》……

要在平时，侯宝斋、黄老五等人早就不耐烦了，但今天不管在地上跪多久都没有一丝怨言。山风阴冷，兄弟们的心却是热热乎乎的。在香烟的氤氲气氛中，听见有人唱到：

二人同心，其利断金；江湖一把，功业千秋。

所有人均感到了前所未有的神圣庄严，听到那些忽阴忽阳的唱词，如闻仙乐。他们抬头看了看堂前的挂像，关二爷赤面青袍，手握《春秋》，丹凤眼炯炯似火。身后有两人，左为周仓、右是关平。周仓青面獠牙，抱着

青龙偃月刀，就像抱了根柱头，在关公身后探头探脑，模样像个鬼；关平白面无须，帽子上有朵大红花，穿得大红大绿，像个奶油小生。

新津城的哥老会组织不少，仅仅城区就有“忠义公”、“仁义公”、“敦伦社”、“新西公”等十多个，每一个哥老会称为一个“码头”。乱世之中，对于一帮闯荡江湖的人来说，加入了哥老会，就等于是买了一张护身符，在外面惹了事，有众兄弟撑着，在本码头上，更是互相照应，牢牢抱成一团，有钱大家使、有酒大家醉。侯宝斋与他的兄弟们大多是光棍一根、烂命一条，失去血缘和亲族的依靠，当时的社会又不能为他们提供精神和物质的追求。“在家靠父母，出门靠朋友”，他们心头有一种强烈的愿望，希望在异姓兄弟中找到人生的依附。

袍哥分为仁、义、礼、智、信五个堂口，“仁”字号是社会上有一定地位的人，“义”字多为商人；“礼”字多属无固定职业者，“智”、“信”两个字号就更属于下九流了。袍哥界有一句俗话：“仁字讲顶子、义字讲银子、礼字讲刀子。”

龙大爷的“新西公”是“礼”字号堂口，惨淡经营着三渡水码头，人员多为船夫、苦力和散兵游勇，一向为上流社会瞧不起。加上龙大爷近年来已经沉迷在烟榻中，每天云里雾里，他迫切需要几个能干的人帮一把手，把三渡水码头这个烂摊子收拾收拾。

侯宝斋与他的兄弟们歃血拜盟，给龙大爷的码头注入了一股新鲜血液。加上侯宝斋为人仗义，办事稳妥，性喜济困扶危。龙大爷几乎没有操什么心，几个月之后，就叫他经管三渡水码头的运输业，把许多重要的事务交给了他。

“侯兄弟，这个码头虽然小，却是我们的命根子，以后一定要多费点心，多留点神。”龙大爷对侯宝斋交代清楚之后，就放手让他去干了。相对而言，三渡水码头是新津城诸多码头中油水最少的，渡口风急浪险，航船出事最多。特别是一年中有几个月不能通航，经营就要大打折扣，这里停泊的船只相对较少，货栈和力行的生意也很清淡。

